

“立德立言，酬知酬愿”

——写在《杨绛日课全唐诗录》出版之际

吴学昭

（赠 杨季康）
绝无仅有的结合了互不相容的三者：
妻子、情人、朋友。

钱锺书）

《唐诗日课》字数之巨，所花费时间和精力之多，何止当年抄录《人兽鬼》副本的千百倍，其中所蕴含的爱心不言而喻。我不知钱先生如果得见此书出版，在两人“全存”的样书上，又会写出怎样浪漫的体己话来。

读毕全部抄本，我感到钱先生所选唐诗，与曾经读过的《唐诗选编》《唐诗三百首》相比，别具风格，颇有不同，建议杨先生公开发表，以与同好分享。杨先生初曾犹豫，说这只是自选、自抄，作为家庭自娱的一个初本，未经整理怎可示众。我于是拿钱先生挽胡乔木同志联中的话来劝她。那是1993年10月初，钱先生因为病体难支，不能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为《胡乔木文集》二卷出版召开的座谈会，遂写信

向院领导请假，信中说：“乔木同志虚怀下问，不弃鄙陋，诗学术，切磋教益，每一念及，悲从中来。当时曾拟一联挽之，以无挽联之习，故仅献一花圈。今特补录呈上。倘蒙垂许，即求宣读，似较病躯出席为佳。”该挽联云：
立德立言，推君兼不朽；
酬知酬愿，愧我一无成。

挽联下句所指，乃乔木同志曾嘱钱先生将所写外文旧稿整理出版，并劝其选注一部唐诗，钱先生因身心衰败均未能照做。

我对杨先生说，整理外文旧稿和选注唐诗是胡乔木同志的嘱咐，此愿未能实现，是钱先生心中的两大憾事。钱先生的外文笔记现在经您初步排序，又得德国 Monika 和 Richard Motsch 夫妇及商务印书馆同志帮助整理，已陆续出版，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为许多同行所称赏。“钱选唐诗”虽未经钱书先生批阅作注，毕竟是他亲自确定的选目，涉及唐诗近两

千首，体现着他唐诗独特的取舍标准。由具有经验的出版社编辑整理，供有兴趣的读者研究参考，还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杨先生后来经过一番思考，最终同意将此稿本付诸出版，并决定交给出版《宋诗选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整理，嘱我托付她所熟悉并认可的时任该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同志（现任中华书局总编辑）董理一切。

如今，时过多年，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部同志集体努力，《钱锺书选唐诗》《杨绛日课全唐诗录》先后出版面世，总算可以告慰钱锺书、杨绛先生的在天之灵了。

这两部书出版后，我决定将杨绛先生赠送给我的原始稿本捐赠钱、杨二老的母校——被杨先生称为“娘家”的清华大学，由他们妥善保存。

更多图文请见“文汇”App 和“文汇笔会”微信公众号。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杨绛先生手录的《杨绛日课全唐诗录》，这是去年该社整理出版的《钱锺书选唐诗》的原始手稿。杨先生抄录时出现的笔误在《钱锺书选唐诗》中已根据《全唐诗》进行了校正，此次的手稿影印本则呈现了杨先生抄录的原貌。

杨绛先生并不擅书法，本书的可贵在于它是《钱锺书选唐诗》的缘起和基础（详见《钱锺书选唐诗》的“出版后记”）。如果不是杨绛先生当年以练笔为由，要求锺书先生选唐诗供她抄录习字，就不会有现今的《钱锺书选唐诗》一书。

在此二书陆续出版之际，有关往事常常浮现在我眼前。那是《听杨绛谈往事》出版不久的一个下午，我如约往谒杨先生。老人家从卧室颤巍巍地捧出一大摞亲手抄录的钱选唐诗本子，交到我的手中，说：“赠送给你，留为纪念。”我目睹首页上“全唐诗录，杨绛日课。父选母抄，圆图留念”这十六个字，心中一颤，马上掂量出了它们的价值与分量。对此厚赐，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一时不知所措，连呼：“使不得，不行。”只听杨先生幽幽地说：“书法不佳，意在其中。”她要我得空仔细阅读，好好保存。

杨先生常自叹其“字丑，甚劣，手不应心，虽习字不断，进步有限”。她见钱先生每日习字一纸，不论习何人何体都能摹仿神速，便请教他如何执笔。锺书回答说：“你不问，我尚能写字，给你请教，我便写字都不能矣。”于是杨先生以笑话中的百脚喻锺书：有人问百脚，你有百脚，终日游走四方，爬行时先动左脚还是右脚？百脚答：你不问，我尚能行动自如，经你此问，我并爬行亦不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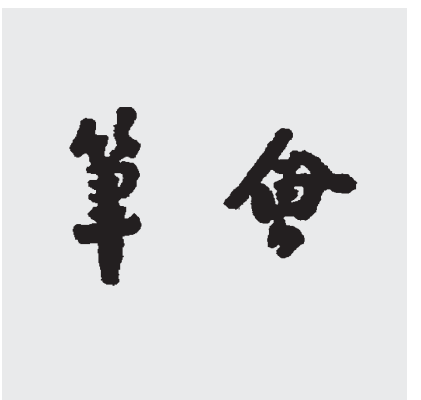
杨先生告诉我，她父亲很鼓励女儿习字，她说：“我曾对爸爸说，我习好了字，爸爸五十岁，我给您写寿屏。我至今还记得爸爸高兴的脸色。”改革开放后，杨绛不复为“一个零”，在繁忙的治学、写作之余，仍不忘习字。

我打开杨先生那一大包钱选唐诗的抄本，一页页地翻阅，见字字端正，笔笔横平竖直，深深感受到她抄录时的专注与用心。虽偶见钱先生以红笔对其撇捺不合之处画杠，杨先生却毫不气馁，坚持不懈一如既往地继续抄录，直至最后一页，无一字潦草。

我蓦然想起钱先生抗战胜利以后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人兽鬼》，为感激杨绛在“兵火中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使此稿本幸得免于遗失或烧毁”，他在“全存”的样书上，郑重写道：

TO C. K. Y.
An almost impossible combination
of 3 incompatible things wife, mistress, &
friend.

C.S.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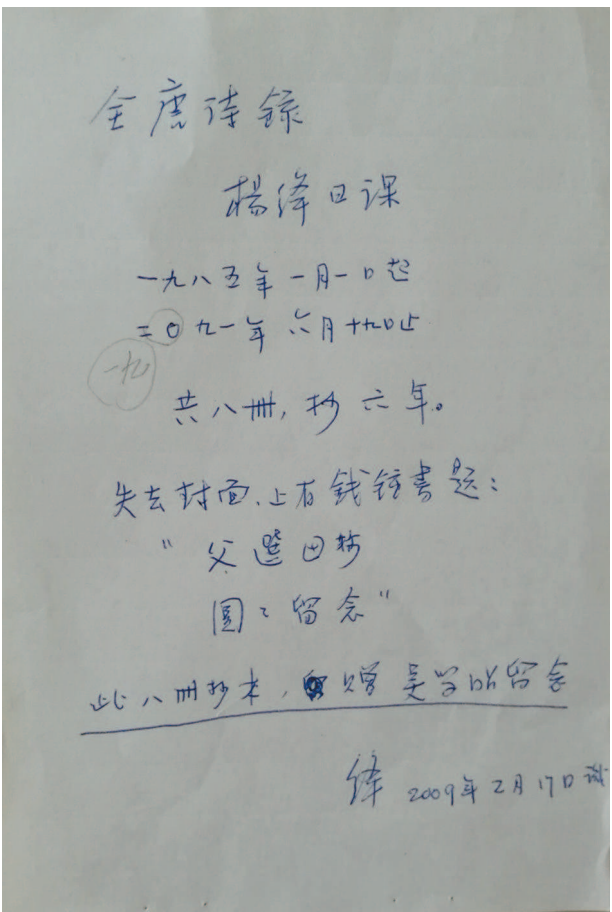
似乎是十几二十多年前，翻阅报刊或走在街头，总可见到诸如“一生一次机会、一生一世纪念”此类胎发笔的广告，初生婴儿第一缕头发经过精良的制作，而后在笔杆刻上一句祝福的话，配上一款精美的包装盒，无疑为新生儿留下了一份美好的纪念。

在上海，周虎臣笔厂（今上海周虎臣曹素功笔墨有限公司）的胎发笔是出了名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甚至为胎发笔在南京东路春申江宾馆开过一次新闻发布会，那天的来宾中有不少上海著名的书画家，程十髮、胡问遂、徐伯清、乔木、俞子才、郁文华等，在现场纷纷用胎发笔题字，胡问遂写下“文房四宝——老周虎臣精制胎圆健映润，洵为管城妙品”，徐伯清题了“妙笔生辉”等。不过直到前些日子参观上海笔墨博物馆，我才第一次见到胎发笔，这支著名书画家白蕉用他小儿子何平的胎发定制的毛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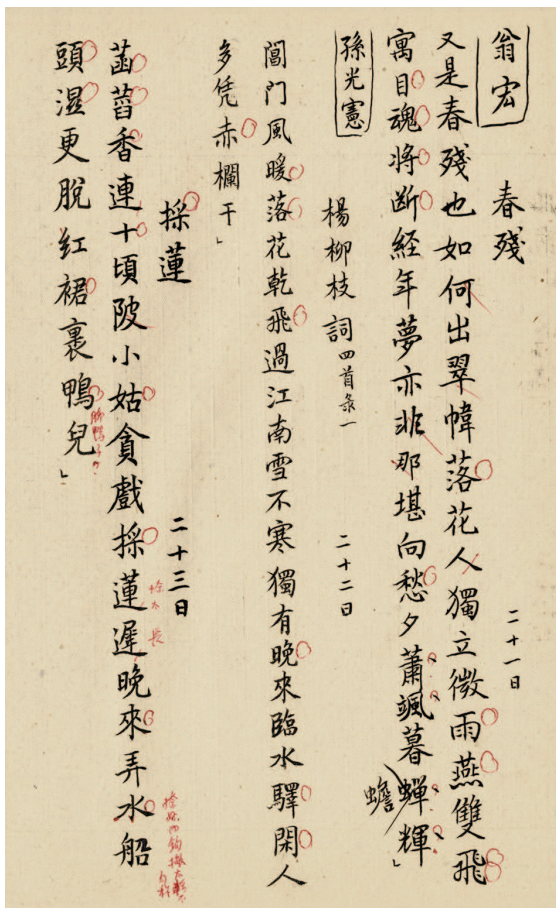
展出的胎发笔是白蕉在1962年定制的，香妃竹的管笔经了六十年早已蜡黄，上面深深浅浅的痕迹像雨痕，像树瘿。白蕉的一位学生回忆说：“记得1962年9月下旬一天，我同蒋师到杨振华笔庄（1958年已与多家笔庄合并为周虎臣笔厂），当时才知他所定制的胎毛笔，需要用紫毫作原料，不久，我还知道蕉师所用的胎发是其小儿子何平1955年双满月时剃下之胎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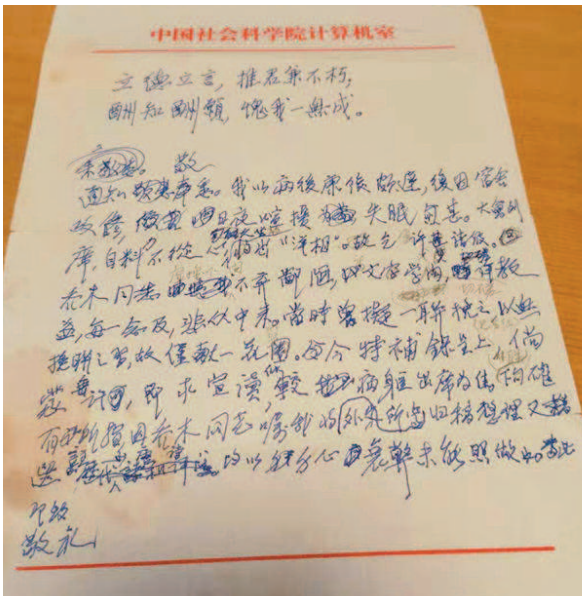
钱锺书选、杨绛抄《全唐诗录》九册原始稿本



杨绛手书字条



录有书法点评的《全唐诗录》内页（影印本效果）



钱锺书的“请假信”

白蕉的胎发笔

唐吉慧

作为书法工具，毛笔基本以动物毛制成，动物毛的表面有毛鳞片，能蓄水储墨，重要的是毛顶端有尖细光滑的颖，墨汁沿着颖流下附着在宣纸或其他载体上会变得更为顺滑自然。婴儿胎发的顶端如动物毛一般同样有颖，但剃发后再长出的头发便不再有利颖。

胎毛通常在初生婴儿满月时剪下。白蕉是行家，他明白小孩满月时的胎发较短，只适合制作小楷笔，所以特意待到小儿满了双月才为他理发，两个月的胎发既长且多，当年他用之足足定制了二十多支胎发笔。这些笔的基本大多无字，其中十多支分赠友人，仅少数刻了“小何平发颖，白蕉托杨振华精制”字样，自己珍藏。他还为这几支笔作了一首诗：“颇嗟强弱笔毫黄，黄白不堪使。我向儿头上发，至今粗杀万把字。”

我国使用胎发笔的时间较早，唐朝

段成式的笔记小说集《酉阳杂俎》卷六里记述南朝梁史学家、文学家萧子云用的是胎发笔：“南朝有姥，善作笔，萧子云常用。笔心用胎发。”唐朝诗僧齐己在《送胎发笔寄仁公诗》中留下“内为胎发外秋毫，绿衣新裁管束牢”的诗句。明朝陈继儒的《太平清话》卷三记载：“宋时有鸡毛笔、檀心笔、小儿胎发笔、猩猩毛笔、鼠尾笔、狼毫笔，朝鲜国至今用狼毫笔。”按旧时传统，胎发仅作毛笔的笔柱，白蕉定制的恰恰相反，将紫毫或狼毫作为笔柱，胎发用于外披，对此冯其庸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白蕉用毛笔是特殊定制的，他的笔之笔芯是用有弹性的硬毫，外因裹以小儿的胎发，胎发柔和到极点而无一丝弹性。但它的附着力好，紧紧附在以硬毫为里的笔芯上。”

白蕉曾创作过一本《白蕉自书诗册》，书写六十一首自作诗，清简淡远、

隽逸洒脱的晋人风韵里，有他的情怀、他的才学、他的本色、他的故事。其中一首为黄炎培七十岁时写的祝寿诗：“灏天精力七十翁，岳岳人间方嵩。风波之民空皮骨，栖皇南北忆情忠。册载弥缝犹丛丛，世人欲杀天愈厚。愿公更健愿时清，更寿一觞海西叟。”落款注明用的是“生儿胎发笔”。黄炎培是白蕉的长辈，上世纪二十年代，白蕉受黄炎培之邀，进入鸿英图书馆前身甲子社工作，成为《人文月刊》的一名编辑。黄炎培生于1878年，七十生辰在1948年，显然白蕉使用胎发笔的时间早于1962年。

沈恩孚担任过甲子社的馆长，这位长白蕉43岁的著名教育家对书法有着极深的研究，有一回馆中一位同事与沈恩孚聊起白蕉的书法，说白蕉的字极漂亮，但要讲功底，恐怕并不怎么样。沈恩孚听了反驳道：“白蕉书法的功底，

离开杭州很多年，离开“一半勾留为此湖”的西湖，印象中似乎更多年了。利用我在“浙里”的“遣腹子”X君毕业答辩的机会，月初组了一小小个师生团从闵大荒赴紫金港“观礼”并预祝为庆。

当天晚上，我过去的学生L君要在紫金港校门口的海鲜餐馆宴请来自我们这个“五月访杭团”——其实这访杭团不止来自海上，还有已在杭州的W君，以及专程从绍兴赶来的G君也加入其中，更有一位近年加盟“浙里”哲系的M君也赶来助兴。说起来，这位M君也要算是我遍布哲界的诸多师徒中的一位。他机敏善辩，腹笥甚富，大大地活跃了餐桌上的气氛。等到散席，还执意要送我到入住的酒店。侯M君离去，已是晚上十一点多。我想起“团队”中个别成员，例如来自湖北的Z君，此前从未到过杭州，而包括Z君在内的三位成员次日上午参加完X君的答辩后就转返沪，便提出不妨夜游西湖一把，得到众人响应——其实诸君或许已经猜到，是他们的这位聊发少年狂的老师游兴正高！

时分已近子夜，不到二十分钟，两辆出租车就把午夜游湖的一千人放在了西泠桥畔，桥畔的苏小小墓是我们游湖的起点，而这时的西湖几乎已经万籁俱寂，这份寂静倒是与谒墓的“现身情态”相吻合的，不过正如当年余英时先生在波士顿的“先贤祠”侍侍从在侧颇为艳羨墓穴诸贤的黄进兴博士候选人所“捧喝”的：死人有什么好羡慕的！我们也只是在小小墓旁稍作“流连”，就谈笑着向前进发了，一路行过西泠桥另一侧的秋瑾墓和孤山西麓的俞楼，以及孤山之前的楼外楼和文澜阁，就来到了平湖秋月。

平湖秋月是观湖之最胜处。这一晚湖上无月，我的学生却意趣不减，在湖边席地坐了下来。我虽貌似笨拙，内里却也是明了老年人只能和年轻人混在一起的“道理”，于是麻溜地凑了过去，扎堆了进去。我们一行(hang)六人（无奈由地想起巴金翻译的《六人》）坐在平湖秋月最近湖处望湖，此刻南山路上雷峰塔和吴山山顶上城隍阁的灯光都早已熄灭了，要不是堤上昏暗的照明灯光，和湖滨东侧城市上空明灭的灯火，湖水几乎一片漆黑。就在那里坐在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从我们背后，也就是秋月楼前飘过一阵清脆的姑娘的笑声，打破了湖水和夜空的岑寂，我马上反应了过来，让刚才我在人群中坐下前为我拍照的Y同学起身前下一张清冷的合影。

X君的答辩顺利地结束了，H君和另外两位学生还未等完整地用完午餐就要赶回闵大荒的课堂。等我送走答辩嘉宾，刚才那嘈腾的热闹劲儿如西湖上的烟火瞬间就消失了，就只剩下不但深谙而且力“陪伴最是深情”的另一位H君陪我在酒店房间里聊天，X君办完些未了的手续回来了，而喝了白酒的我总是会有些困倦，仿佛一场大战刚刚散尽硝烟，于是三个人就在房间里七倒八歪地打发着午后晚前这疲态而悠长的时光。将近五点光景，估摸着应是在经济学院研究室工作的W君短信问我晚上还有哪些人在，他要过来请我们晚上再喝一杯。不一会儿，在可以俯瞰自真湖、远观老和山余脉的房间里聊天的人就增加到了四位。而我仍然在等着酒劲儿散去，才肯起身和众人再去西湖。这次是由X君驱车。俞樾说过，“西湖之胜不在湖而在山”，一开始我还想去他笔下的西湖最胜处九溪十八涧山顶上的龙井村，但是虑及晚上山行不便，忽然就想到不妨去浴鹄湾一游。众人同声叫好，而X君唯唯默默开车，大概他是在想，老师再任性，这也就是最后一回劳烦他了吧。

浴鹄湾是杨公堤边上的西湖“新景”，其地位于虎跑路和南山路交界口，是当年的西湖西进工程的产物。其位置幽深，三面环山，而观西进之

浴鹄湾

应奇

西湖，此地可谓最胜处。《春在堂随笔》用“四山环抱，苍翠万状，愈转愈深，亦愈幽秀”来形容西湖最胜处九溪十八涧，但那是一个大西湖的概念，如果是在湖中看湖，那么除了山减去一面，观姿由动转静，春在堂主对大西湖最胜处的状写大可以转而用来刻画浴鹄湾之为湖中观湖之“最胜处”。

把车子停在三台山的停车场，经过手机导航和人工辨识等一系列操作，走出W君所谓西湖景区中最复杂的迷径，我们仍然是从杨公堤进入的浴鹄湾。当坐在传说中的羡鹄亭摆拍时，我心里却突然涌上了一种似曾相识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的恍如隔世的孤寂感，然则那只是一瞬间的迷幻，我在内心仍然是明朗甚至欣悦的。而此次到访浴鹄湾的一个最大的发现则莫过于，羡鹄亭临水的一面居然还有一副对联：“共看云海一行字，独抱江湖万里心”——呵呵，那不正是我此刻心境的最好写照吗？

上周因为参加L君的一个工作坊，我又一次来到了杭州。在当年汪丁丁来“浙里”跨学科时夸赞过其早茶的雷迪森的顶楼，我不但看到了西湖，而且看到了皋亭山上的望城阁。承多年未见而风采依然的一位大学教授告诉我，浙报大厦顶楼也是俯瞰杭城的“最胜处”之一。不过，趁会议结束离开杭州前剩下的一小段时间，我却想起了要再去浴鹄湾转一转。只不过与上次相比，我用不着再绕道，而是直接从杨公堤入口进了浴鹄湾底。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雨天，无论在杨公堤上，还是在浴鹄湾底，算是再次真切地体会了据说晚明嘉兴人汪珂玉在《陶庵梦忆评注》中的那一句“西湖之胜，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雪湖”的前三分之一句。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虽然无法同时体验雨湖月湖和雪湖，不过我之所以再来浴鹄湾，还有一个做free rider的想法是顺道再去花港里面的蒋庄看看人庄处滩上嬉戏老人马一浮那一阙咏梅诗。依稀记得当年我是在和张国清兄一起陪来自京城的段忠桥教授游湖时初次发现那首题墙诗的时候，当时的“震撼”至今记忆犹新。等我和同行的朋友来到蒋庄附近，眼前的脚手架提示我这幢建筑好像是在维修，等到近前找到地标，果然发现大门紧闭。正在我呆呆地望着无法进入的人口有些失望时，忽然一个中年男子开门探出半个头来，我马上迎前把手开门缝往里瞧，蒋庄是在维修吧，不过我只需要看一看这门背后墙上的那首诗。中年人闻听我话一脸茫然，但他仍然善意地让开了半个身子，于是我先卡住位子，并马上招呼朋友过来一起挤进门缝，等我们转过身来，当年让我看后并不怎么识得其中意味而只有空洞地徒叹高古的那一阙咏梅诗赫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弥天霜霰渺愁予，一树芳馨未遣锄。行路风折防根损，开到星回闰岁除。破腊冲寒犹往昔，花香不共世情疏。”

我的这位朋友既练字又懂得诗词，他在玩赏诗意时，还给我指出踢戏老人把“疏”字写成了异体字“疎”。我不禁想起前次与诸生夜游浴鹄湾，在羡鹄亭发现那副对联时，因为上联中那个“看”字是一个罕见的异体字，不要说H君不认识，连中文系出身的X君也是一脸茫然，作为他们的老师，这时的提议却是网上搜索一下，而最终我们确实是通过网上推介三台山美景的一篇“软文”才“锁定”那个“看”字的。在终于“释出”那个字时，我却联想起了离此不远处太子湾公园里的章太炎先生墓，想起了不知是谁说过的这一句“现在的教授连给太太做书童都不配”，于是现在也就只剩下用“一代有一代人的学问”这句套语来自我解嘲了！

辛丑三月十四午后初草，夏至日前前删改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